

全國統一後的第一次國慶紀念

總理自傳

中國之革命

民八國慶紀念詞

合刊

中國國民黨
南京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印

十七、十、十、

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書章

國慶紀念詞

革命

傳

合刊

目錄

一 總理自傳

(一) 有志竟成

二 中國之革命

(一) 革命之主義

(二) 革命之方略

(三) 革命之運動

(四) 辛亥之役

(五) 討袁之役

(六) 護法之役

(七) 結論

三 民國八年國慶紀念詞

總理白傳

▲有志竟成

夫事有順乎天理。應乎人情。適乎世界之潮流。合乎人羣之需要。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。則斷無不成者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。幸已達破壞之成功。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。然希望日佳。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。以勵來者。且以自勉焉。

夫自民國建元以來。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。不下數千百種。類多道聽途說之辭。鮮能知革命之事實。而於革命之原起。更無從追述。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。該章所述。本甚簡略。且於二十餘年之前。革命之成否。尙爲問題。而當時雖在英京。然亦事多忌諱。故尙不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。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。今於此特修正之。以輔事實也。茲篇所述。皆就予二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。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。其事甚簡單。而於贊襄之要人。皆能一一錄之無遺。自同盟會成立以後。則事體日繁。附和日衆。而海外熱心華僑。內地忠烈志士。各重要人物。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。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。乃能全爲補錄也。

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。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。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。借醫術爲入世之媒。十年如一日。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。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。其爲人豪俠尙義。廣交游。所結納皆江湖之士。同學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。稍與相習。則與之談革命。士良一聞悅服。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。如他日有事。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。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。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。予以其功課較優。而地較自由。可以鼓吹革命。故投香港學校肄業。數年之間。每於學課餘暇。皆致力革命之鼓吹。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。大放厥辭。無所忌諱。時聞而附和者。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。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。若其他之交遊。聞吾言者。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。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。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。昕夕往還。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。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。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。四人相依甚密。非談革命則無爲歡。數年如一日。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。皆呼予等爲四大寇。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友予卒業之後。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。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。

有鄭士良則結納會黨。聯絡防營。門徑既通。端倪略備。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師。以窺清廷之虛實。深入武漢。以觀長江之形勢。至甲午中東戰起。以爲時機可乘。乃赴檀島美洲。創立興中會。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。不圖風氣未開。人心

銅塞。在檀鼓吹數月。應者廖廖。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。願傾家相助。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。時適清兵屢敗。高麗既失。旅威繼陷。京津亦岌岌可危。清廷之腐敗盡露。人心憤激。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。美洲之行。因而中止。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。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。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。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。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自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。陳少白等。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。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。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。慘淡經營。已過半載。籌備甚週。聲勢頗衆。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。乃以運械不慎。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。事機乃洩。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。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同時被株連而死者。則有丘四。朱貴全二人。被捕者七十二人。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。後竟病死獄中。其餘之人。或囚或釋。此乙未九月九日。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敗後三日。予尚在廣州城內。十餘日後。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。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。略住橫濱。時予以返國無期。乃斷髮改裝。重遊檀島。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。布置一切。以謀捲土重來。少白則獨留日本。以考察東邦國情。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。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。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。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。即宮崎寅藏之兄也。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予

到檀島後。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。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。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。惟卒以風氣不開。進行遲滯。以久留檀島。無大可爲。遂決計赴美。以聯絡彼地華僑。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。行有日矣。一日散步市外。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。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。吾遂一躍登車。彼夫婦不勝詫異。幾疑爲暴客。蓋吾已改裝易服。彼不認識也。予乃曰。我孫逸仙也。遂相笑握手。問以何爲而至此。曰。回國道經此地。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。予乃趁車同遊。爲之指導。遊畢登舟。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。不日將由此赴美。將隨到英。相見不遠也。遂歡握而別。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。較檀島尤甚。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檀陸。過美洲之大陸。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。沿途所過之處。或留數日。或十數日。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。清政腐敗。非從民族根本改革。無以救亡。而改革之任。人人有責。然而勸者諄諄。聽者終歸藐藐。其歡迎革命主義者。每埠祇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。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。洪門者。創設於明朝遺老。起於康熙時代。蓋康熙以前。明朝之忠臣烈士。多欲力圖寧復。誓不臣清。捨生赴義。屢起屢蹶。與虜拚命。然卒不救明朝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。清勢已盛。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。二三遺老。見大勢已去。無可挽回。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。流傳後代。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。結爲團體。以待後有起者。可藉爲資助也。此殆洪

門創設之本意也。然其事必常極爲祕密。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。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。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。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。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。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。而潛滋暗噬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。以每條件而立會。將以何道而後可。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。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。故洪門之拜會。則以演戲爲之。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。其傳布思想。則以不平之心。復仇之事導之。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。其口號暗語。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。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。其固結團體。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。患難相扶。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。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。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。國內之政黨。常有與官吏衝突。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。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。尤多了解其義者。而海外之政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。其結會之需要。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。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。故反清復明之口語。亦多有不知其義者。常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。洪門之人。初亦不明吾旨。予乃反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。彼衆多不能答也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。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。不過爲初期之播種。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。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。故於甫抵倫敦之時。即遭使館心陷。幾至不測。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。始能脫險。此則檀島之邂逅。真

有天意存焉。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。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。倫敦脫險後。則暫留歐洲。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。並結交其朝野賢豪。兩年之中。所見所聞。殊多心得。始知徒致國家富強。民權發達。如歐洲列強者。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。是以歐洲志士。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。乃採取民生主義。以與民族民權問題。同進解決。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。時歐洲尙無留學生。又鮮華僑。雖欲爲革命之鼓吹。其道無由。然吾生平所志。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。予不欲久處歐洲。曠廢革命之時日。遂往日本。以其地與中國相近。消息易通。便於籌畫也。抵日本後。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中山周二人來橫濱迎。乃引至東京相會。一見如舊識。抵常談天下事。甚痛快也。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。大隈爲外相。犬養爲之運籌。能左右之。後由犬養介紹。曾一見隈大石尾崎等。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。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。如頭山平岡、秋山中野、鈴木等。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。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。先後多有資助。尤以久原犬塚爲最。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。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宣野等。其爲革命盡力者。則副島寺尾間博士。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。以誌不忘耳。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。不能於此一一悉記。當俟之革命黨史也。

日本有華僑萬餘人。然其風氣之錮塞。聞革命而生畏者。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。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。鼓吹革命主義者。數年之中而慕義歸者。不過百數十人而已。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。不及百分之一也。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。其難固已如此。而欲向內地以傳布。其難更可知矣。內地之人。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。只有會黨中人耳。然彼衆皆知識薄弱。團體散漫。憑藉全無。只能望之爲響應。而人不能用爲原動力也。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。此五年之間。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蓋予既遭失敗。則國內之根據。個人之事業。活動之地位。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。皆完全銷滅。而海外之鼓吹。又毫無效果。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。爲虎作倀。其反對革命。反對共和。比之清廷尤甚。當此之時。革命前途。黑暗無似。希望幾絕。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。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。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。創辦中國報。以鼓吹革命。命史堅如入長江。以聯絡會黨。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。招待會黨。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。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。假拳黨以自衛。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。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。予以爲時機不可失。乃命鄭士良入惠州。招集同志以謀發動。而命史堅如入羊城。招集同志以謀響應。籌備將竣。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。希圖從此潛入內地。親率健兒。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

軍。以救危亡也。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。船一抵港。即被香港政府監視。不得登岸。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。乃將惠州發動之責。委之鄭士良。而命楊衢雲、李紀堂、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。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。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。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。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。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。許以起軍之後。可以相助。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。就地加聘軍官。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。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。並改原定計畫。不直逼省城。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。多集黨衆。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。士良得令。即日入內地。親率已集合於三洲苗之衆。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。盡奪其械。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。所向皆捷。清兵無敢當其鋒者。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。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。及武器之接濟。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。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。新內閣總理伊藤氏。對中國方針。與前內閣人異。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。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。而予潛渡之計畫。乃爲破壞。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。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。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。已任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。士良連戰月餘。彈藥已盡。而集合之衆已有萬餘人。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。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。遂立令解散。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問道出香港。山田後

以失路爲清兵所擒。被害。惜哉。此爲外國志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第一人。

惠鄭士臣之在惠州苦戰也。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。皆不得當。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。炸發不中。而史堅如被擒遇害。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。堅如聰明好學。真摯懇誠。與陸皓東相若。其才貌英姿。亦與皓東相若。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。皓東沉勇。堅如毅。皆命世之英才。惜皆以事敗而犧牲。元良沮喪。國士淪亡。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。而二人死節之烈。浩氣英風。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。每一念及。仰止無窮。二公雖死。其精神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。庚子之役。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經此失敗而後。回顧中國之人心。已覺與前有所異矣。當初次之失敗也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無道。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。吾人足跡所到。凡認識者。幾視爲毒蛇猛獸。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。惟庚子失敗之後。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。而有識之士。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。恨其事之不成矣。前後相較。差若天淵。吾人賭此情形。中心快感。不可言狀。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。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。清后帝之出走。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。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。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。國勢危急。有岌岌不可終日。有志之士。多起救國之思想。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。時適各省留學生至日本之初。而赴東求學之士。

類多頭腦新潔。志氣不凡。對於革命理想。感受極速。轉瞬成爲風氣。故其時東京醫學界之思想言論。皆集中於革命問題。鄒成岳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。被清公使逐出學校。面戢元成、沈虬齋、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。以鼓吹革命。留東學生提倡於先。內地學生附和於後。各省風潮。從此漸作。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。爲清廷所控。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。吳亡命歐洲。此涉及清帝個人。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。清朝以來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詘勝。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。於是民氣爲之大壯。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。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。華僑極爲歡迎。其開導華僑風氣。爲力甚大。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。

壬寅癸卯之交。安南總督賴姜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。以事未能成。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。因往一行。到安南時。適賴姜已離任回國。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德安招待甚殷。在河內時。識有華商黃龍生、甄吉亭、甄結、楊壽彭、曾齊等、後東爲同志。於欽廉河口等役。盡力甚多。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。予再作環球漫遊。收遺日本檀島而赴歐美。過日本時。有廖仲愷夫婦、馬君武、胡毅生、黎仲寶等多人來會。表示贊成革命。予乃託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。結爲團體以任國事。後同盟會之成立。多有力焉。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。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

而圖舉義者。在粵則有李祀堂。洪全福之事。在湘則有黃克強。馬鬣益之事。其事雖不成。人多壯之。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。故予此次漫游所到。凡有華僑之處。莫不表示歡迎。較之往昔大不同矣。乙巳春間。予重要歐洲。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。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。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想潮之陶冶。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。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。而組織革命團體焉。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。加盟者三十餘人。開第二會於柏林。加盟者二十餘人。開第三會於巴黎。加盟者亦十餘人。開第四會於東京。加盟者數百人。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。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。故闕之也。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。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。故祇以同盟會見稱。後亦以此名著焉。

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。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。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。爲舉世所非笑唾罵。一敗再敗。而猶冒鑿猛進者。仍不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。其所以百折不回者。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。昭蘇將盡之國魂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。及乙巳之秋。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。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乃成矣。於是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。而公布於黨員。使之各回本省。鼓吹革命主義。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。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

萬人。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。從此革命風潮。一日千丈。其進步之速。有出人意料者矣。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。亦多刮目相看。一日、予從南洋往日本。船泊卑淞。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。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。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。予略告以實情。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。若已成熟。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。予答以未有把握。遂請彼派員相助。以辦理調查聯絡之事。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。派定武官七人。歸予調遣。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。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全廣。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。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。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。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。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。祕密會議。策盡進行。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。約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。到會者甚衆。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。開會時各人演說。大倡革命。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。事遂不能祕秘。而潮廣總督張之洞及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。途上與之訂交。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。法官以彼亦西人。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爲彼探悉。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。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。或確或否。清廷得報。乃大與法使交涉。法使本不知情也。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。政府飭彼勿問。清廷亦無如之何。未幾法國政府變更。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。遂將布加卑等撤回回國。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

而犧牲也。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。

同盟會成立未久。發刊民報。鼓吹三民主義。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。自有雜誌以來。可謂成功最著者。其時慕義之士。聞風興起。當仁不讓。獨樹一幟以建義者。踵相接也。其最著者。如徐錫麟、熊成基、秋瑾等是也。丙午萍醴之役。則同盟會會員自勳之義師也。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。怒髮衝冠。亟思飛渡河地。身臨前敵。與虜拚命。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。稍有緩却。則多痛哭流淚。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。苦莫甚焉。其雄心義憤。良足嘉尚。獨惜萍般一舉。爲會員之自勳。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。故臨時無所備。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。已相望於道矣。尋而萍醴之帥敗。而禹之謨、劉道一、甯調元、胡英等竟被清吏拏獲。或囚或殺者多人。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。由此而後。則革命之風潮鼓盪全國者。更爲從前所未有。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。亦不能久得沉默矣。時清廷亦大起恐慌。屢向日本政府交涉。將予逐出日本境外。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氏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。設機關部於河內。以籌畫進行。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。世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。

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。亦不利。亭此爲第四次之失敗。

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。清吏派郭人漳、趕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二四千人

往平之。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。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。而遊說之。以贊成革命。二人皆首肯。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。彼等必反戈相應。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般團爲一致行動。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。並在安南招集同志。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。擬器械一到。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。爲組織軍隊之用。東興與法屬之芒街。僅隔一河。有橋可達。交通甚爲利便也。滿擬武器一到。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。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。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。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。再加以訓練。當成精銳。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。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。則破竹之勢可成。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。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。而武器越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。至時防城已被。武器不來。予不特失信於接收連火之同志。並失信於團紳矣。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是不見武器之來。乃轉而逼欽州。冀郭軍之響應。郭見我軍之薄弱。加以他軍爲之制。故不敢來。我軍遂進圍靈山。冀趙軍之響應。趙見郭尙未來。彼亦不敢來。我軍以薄難進。遂退入十萬大山。此爲予第五次失敗也。

欽廉計畫不成之後。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。佔領三許塞。收其降卒。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。而會攻龍州。不圖